

你会后悔在庸碌中
度过的这一生吗

I F T H C R E I S
N O T O M O R R O W



如果没有明天

余耕
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余耕

著

如果没有明天



I F T H E R E I S
N O M O R R O W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如果没有明天 / 余耕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306-7231-0

I. ①如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3550号

选题策划: 唐 嵩

封面设计: 苏艾设计

责任编辑: 唐 嵩 王梵琳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

字数: 100千字

印张: 6.375

版次: 2017年3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还有三天是中秋节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第三十九个中秋节。除了越来越贵的月饼，还有越来越稀疏的脑门之外，这个中秋节跟前三十八个一样，无聊透顶。

业务部的同事们拿着填写好的客户名单，轮流找主管赵觉民签字，以便在中秋节前把月饼和红酒送到自己的客户手中。吴安同的业绩是我们部门里最好的，所以，他的客户名单比较长，用5号字还排满了整整两页A4纸。

我的“月饼”客户名单上只有六位，跟我上半年的工作业绩成正比，赵觉民眼皮都没抬一下就给我签字了。我没敢像吴安同那样把自己相好的名单放进公司客户名单里面，因为我想保住这份很烂的工作，如果工作都没了，老婆喊我“窝囊废”的时候，就更理直气壮了。其实，她叫我窝囊废也没什么，以前做爱的时候她也是这

么叫我的,她只是不该在儿子面前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三个字。唉!同样三个字,改变了语境也就换了性质。分居以来,估计她在儿子面前已经把我编派得比灰太狼还愚蠢。所以,我敢肯定,我儿子学会鄙视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儿子已经上一年级了,我去他学校开了几次家长会,老师说我儿子上课不专心听讲,脑子总是开小差,到现在还背不下来字母表。老师还建议我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,说我儿子的问题老师管不了。我不太担心我儿子的问题,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,其实,我现在也是这样,经常灵魂出窍,魂游太虚。

吴安同的客户名单被赵觉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,手指重重地点在名单的一头一尾两个女性名字上,眼皮不抬地问吴安同:“她们俩与公司是什么业务关系?”

赵觉民的口吻,很像是在询问吴安同与她俩的性关系。吴安同把抽了半截的“软中华”狠狠地按在赵觉民满是“中南海”烟蒂的烟灰缸里,不紧不慢地说:“我的业务就是靠女人做起来的,你不是也明里暗里地鼓励这种业务关系吗?你这么关切,是不是公司要给我发放精子损失费?”

赵觉民干笑了两声说:“谁不知道你吴安同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给你发精子损失费,那是羞辱你。”

赵觉民说完，坏笑了两声，把两页 A4 纸签了。吴安同给赵觉民的桌面上丢了一根软中华，还是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：“羞辱我吧，撒开了欢儿地羞辱我吧！只要补助费够多，我就扛得住……”

这就是吴安同，嘴巴能杀人。所以，我在办公室里面尽量避免跟他交流。如果有不得不说的话，我也尽量把话说得不留下任何话把儿，说完了就赶紧摸起电话联系业务，其实我没那么多业务电话。有一次，吴安同就把我的电话夺了过去，一听电话里面是忙音，就关切地问我：“不装 X 能死吗？”

别人或许会以为我俩关系不好，也许就是不好，可我内心对吴安同还是很景仰，觉得整个社会就是为他们这类人配备的，所以他骂我，我也不生气。

临近下班时分，等公司里几个眼尖嘴快的家伙都走了，我才起身磨蹭到人力资源部找梁安妮。梁安妮信佛，每到节假日就忙着四处磕头烧香去，连指甲钳和发卡都找高僧开过光，虔诚得要死。我一进门就直奔主题，我问梁安妮：“我可不可以自己掏钱，买几份公司团购的月饼和红酒送朋友？”

梁安妮送了我一个温馨的白眼，问我有几个人，让我把名单和地址都给她，其他事儿就不用我管了。这是

我想要的理想结果，我清楚这小妮子对我有点意思，但我不清楚，这个颇有些姿色的小妮子为什么会对我身材五短、脑门秃显的我有意思。工作上，吴安同比我能干；长相上，赵觉民比我体面。我唯一能说服自己的，就是梁安妮这个小妮子因为信佛后独具慧眼，发现我是个没心没肺的另类奇才。

梁安妮把我额外给她的名单，都加到了魏总经理的头上，她说：“魏总经理的送礼名单多，给了我一沓儿名片，多一个少一个他也不会看出来。”

主要事情搞定后，我俩都长舒了一口气。梁安妮放下名单，笑眯眯地等我说好听的话感激她一番，我却着急离开她的办公室。因为赵觉民一直想勾搭梁安妮，我可不想夹在中间当炮灰，虽然我也喜欢梁安妮，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已婚男人来说，生存比滥情重要。

梁安妮问我中秋节怎么安排，我没敢说一个人过节，就敷衍她说要带儿子去欢乐谷。梁安妮说那也不能三天都待在欢乐谷，我说一天去欢乐谷，一天去石景山游乐园，一天去动物园。梁安妮问我：“你儿子是不是有多动症？”

我说：“多少有一点。”

我看到梁安妮失望的眼神，不敢再作停留。在她有

些恼火的白眼下,我媚笑着出了门。

我在这座城市生活已经近二十年了,最初,我从川北米仓山里进入大城市的那股兴奋劲儿,早就找不见了。我还清楚记得从北京火车站出来,幸福得快要眩晕的感觉,虽然我浑身上下只有一双白色回力鞋是新的,但我觉得人生崭新的一页就此掀开。白色回力鞋还是父亲极力主张给我买的,说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,穿着解放鞋去上大学会被同学笑话的。按照我母亲的想法,一双回力鞋折合二十多本世界名著。我父亲是酱菜厂的供销员,母亲是小学老师,两个人高中还没毕业,就赶上了“文革”,所以,上大学一直是二老的梦想。我大学毕业后,国家已经不包工作分配,我知道,我崭新的一页已经掀过去了。禁不住大学同学吕夫蒙撺掇,我没有回四川广元,而是黑在北京直至今日。

二

最近实在太累了,总觉得浑身上下不对劲儿,中秋节那天原本打算睡到下午,可刚过八点就被楼上装修的噪声弄醒了。在公司里受气,因为我是个打工仔;在这个房子里,我可是主人。我怒不可遏地冲出门,要上楼去教训教训这帮没有公德心的家伙,可上了一半楼梯我又退了回来,我想我要穿得正式一些才能镇住那帮不知好歹的装修工人。于是,我回家换下了睡衣,穿了一身品牌西装再次冲上了楼。开门的是一个被白色粉尘染花了的小个子,他让我找他们的工头儿说话。工头儿说他们是按照物业的规定干活儿的,早晨只要过了八点就可以开工。我说:“今天是节假日,物业算个×!”

工头儿说:“那你找×去理论吧,反正我们没有违规。”

我正准备把音量再提高一个八度,忽然走进一个穿

阿玛尼西装的家伙，后面还跟着一个戴墨镜的大个子，工头儿对我说：“房主来了。”

多年养成的自我防御生理体系迅速启动，使我自然流畅地把声音八度降了下来，用近似于商量的口吻，让他们在节假日期间考虑能否九点后开工。房主没有开口，戴墨镜的大个子说：“我们在自己家里搞装修，碍你屁事了。”

我把刚才进门时用脚踢倒的油漆桶扶了起来，出于环保和不造成浪费的考虑，我是在看清楚那是一只空桶后才出脚的，旨在营造气势。我说：“我无所谓，反正我要去海南旅游，我只是替邻居们着想，你们如果着急装修的话，那我就参观学习一下你们的装修布局吧，我也正打算重新装修呢。”

接下来的中秋假期，没有海南旅游，也没有陪儿子出去玩，我天天窝在家里跟楼上的装修工人们怄气。装修工们可能看出了我的尿劲儿，锤子抡得更加有力，把我煮方便面的锅盖儿都震到了地上。我不想怪这些可鄙可憎的小人物，等我有钱了、等我身后跟着两个戴墨镜的大傻个儿，他们同样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声。好在这些事儿我都看得开，物质决定男人在社会上的走向。赵觉民经常说物质是面子的替代品，初级阶段的男人要物

质,上个层次的男人要面子。他和吴安同都到了要面子的阶段了,而我还处在要物质的阶段。

我独自待在房子里,六十九平方米显得很空旷,虽然该死的开发商的均摊游戏让六十九平方米缩水很多,但绝不像老婆抱怨的那样:透不过气来。现在,老婆带儿子回娘家“透气”已有三个月了,局级待遇的一百八十平方米大房子绝对足斤足两,我丈母娘撇着嘴亲口对我说的:“没有一平方米的均摊。”

人就是这么容易忘本,我老婆追我的时候,她家四口人住的房子还不如我现在的大。那个时候,我和吕夫蒙成立了一家小广告公司,他是老总,我是副总,公司里没有第三个人。我老婆当时刚入一家国企上班,我这个广告公司副总对于她就是人中龙凤。等我岳父当上局长之后,所有人和事都改变了。首先是老婆的脾气跟她爹的职业一块儿蹿升;我这个有“眼力见儿”的女婿渐变成了窝囊废;变化最大的是丈母娘越来越歪斜的嘴,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中风的早期迹象,后来发现那张嘴只是对着我的时候才他妈的“中风”。三个月以来,为了不使丈母娘“中风”,我只好努力地忍着,不让自己上门负荆请罪。再说了,我何罪之有?如果我算是个“窝囊废”的标尺,社会上不如我的男人海了去了,难道社会的基础就

是我们这些窝窝囊囊的废物支撑的？

导致我跟老婆分居的罪魁祸首是另外一个男人，被我视为挚交的吕夫蒙。吕夫蒙上大学的时候跟我住同一个寝室，因为不爱刷牙不爱洗脚不爱换内裤，所以被同学们誉为“脏无敌”。就是这么一个肮脏无比的家伙，却在大学期间换了七个女朋友，相当于每半个学期换一个，轮空的那半个学期是因为他患上了疝气，用鼻子呼吸的时候就会发生腹部痉挛和疼痛，而接吻的时候，嘴巴就没有时间辅助他呼吸了。最可气的是，有一个漂亮学妹最早是冲着我才来访我们寝室的，结果也被吕夫蒙的熏天臭味儿吸引了过去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恍惚觉得漂亮女孩都是受虐狂，或者都不知好歹。在我还被蒙在鼓里的时候，他俩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还要由我来埋单吃饭；学妹去医院堕胎也是我全程陪护，大学时期的我，愚昧得要死，真的以为用手摸一摸下面就造成了学妹怀孕。由此让我联想到了中学教生理卫生的老师，每次上课都让我们自己看书，同学们为了标榜自己的纯洁，在学期结束时都要比比看谁的“生理书”没有翻动过。该死的生理老师！

大学毕业后，我和吕夫蒙都漂在北京，一起租房子、一起找工作、一起开广告公司，一起把广告公司关门，一

一起在路边摊喝得烂醉如泥。我之所以还跟他鬼混在一起,是因为我没有别的朋友。吕夫蒙也看到了这一点,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无视我的感受,从肉体到精神。新交的女友上门过夜,他就会把我轰出去,且不管刮风还是下雨。新女友变成老女友之后,两人在房间里干那事儿的时候故意开着门,每一声惨叫都令我肝肠寸断。所以说,吕夫蒙是促成我草草结婚的主要原因。

一直到我结婚生子,吕夫蒙还保持着大学时的节奏,半年换一个女朋友。

半年前,我遵从老婆的想法,举全家财力十三万元准备买辆最低配置的丰田车。该计划被吕夫蒙这厮知道后,他便天天缠着我软磨硬泡,说他最近泡上了一个身价不菲的女画家,还说这次动了真情,泡到手之后就立马结婚生孩子,为了达到结婚的目的,他要包装一下自己,首先要买一辆车……还说结婚之后,她让女画家随便给我画一幅画,就能把我买的车子提高到德国车的档次。我当时肯定是昏了头了,或者是吕夫蒙这厮给我用了江湖蒙汗药了,因为在正常的理智状态下,我不可能把钱借给他。就这样,我每天挤公交车回家挨骂,吕夫蒙却开着用我的钱买的丰田车泡女画家,而且绝口不提还钱或者给我赠画的事儿。

三个月前的一个周日晚上，我和老婆、儿子在一家餐馆吃饭，老婆突然想起这事儿，就左一个窝囊、右一个废物地数落我。老婆的声音吸引了大半个餐馆的目光，大家诧异这个貌似文明进步的时代里，竟然还有我这样一位神龟能忍的男性。我对于类似的遭遇和目光早就习以为常了。一开始，只是觉得自己这种操行会影响儿子的心理成长，但我后来又想，如果儿子具备慧根能悟出做父亲这种博大的隐忍的精神境界，那也算是他的造化啊。

可能是老婆的叫嚣声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，一个小偷在此刻下手未遂，跟邻座两个男人干起架来，摔碎的啤酒瓶划开了老婆的手臂，留下了一个胡椒粒大小的伤口。这下可不得了了，老婆一声尖叫，不知情的还以为她的胳膊被砍掉了。她冲着我吼叫时，我清晰地看到一块绿色残蔬被她咆哮的卷舌激射而出，幸亏我及时眨眼，但那片蔬菜还是挂在了我左眼睫毛上，那一刻，我感觉世界是朦胧的绿色。

因为老婆的胳膊受伤了，而我又没能及时冲上前去参与打斗，所以激怒了老婆，当晚便带着儿子回到了娘家。估计我那个歪嘴丈母娘的嘴角又撇到腮帮子上了，为了不让丈母娘中风，为了不让丈母娘的嘴巴撇到后脑勺上，我忍住了，三个月没有上演登门谢罪的故技。

三

小长假的第二天，楼上装修的噪音让我烦躁不已，我想找点事干来转移我的注意力。忽然，我想起门口信箱里塞得满满的邮件，我把它们拿到客厅里一封封拆开来看，就连超市的商品打折广告也不放过。一个落款是“屈氏防癌筛检中心”的信封吸引了我，公司半个月前在这家防癌筛检中心做了集体防癌筛检，应该是他们邮寄过来的防癌筛检报告。因为信封上有一对近乎半裸的水印男女，纠缠在一起的体态很撩人，我禁不住心底拨动了一下，×！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性生活了。一想起可恨又可爱的性，我顿时觉得楼上的装修噪音小了许多，那堆垃圾信件也没了翻看下去的必要。我脑子里回忆着与老婆做爱的场面，手里还在下意识地拆着屈氏防癌筛检中心的半裸男女。老婆的性特征基本都不性感，她的小腿和脚倒是有些特别之处，白嫩而且整齐。这两个词用来

说老婆的小腿和脚可能有些不确切,但我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两个词了。其实,我很不情愿在性饥渴的时候回忆分居的老婆解馋,可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女人,女人其实也能想起来很多,但大多是偷偷摸摸隐隐约约地蹭一下胳膊捏一下手的关系,而且要追溯到二十年前,实在太模糊了。老婆就老婆吧,在脑子里扒光梁安妮挺费劲的,我也没那么强的想象力。

突然,我看到了防癌筛检结论栏里的一行字:胰腺癌……

我急忙打开笔记本电脑,在百度里输入“胰腺癌”三个字,打开最前面的搜索链接,进入我眼睛里的每一个字都如同电闪雷击: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、诊断和治疗都很困难的恶性肿瘤,约90%为起源于腺管上皮的导管腺癌。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近年来明显上升。五年生存率小于1%,是预后最差的恶性肿瘤之一。胰腺癌早期的确诊率不高,手术死亡率较高,而治愈率很低。本病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……

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很久,我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冲动,把笔记本电脑扔到地上,也没有把那台老电视机砸了,我只是迅速地翻过来防癌筛检表的上一页,看看是不是我的名字。当我确认无误后,两颗大号的泪珠就砸

落到了筛检表上,有一种很清晰的感受:委屈。

为什么偏偏是我?吴安同一天抽三包烟,他怎么不得肺癌?赵觉民整天寻花问柳,他怎么不得艾滋病?我丈母娘天天撇拉着一张嘴,她怎么连个中风都没得?中年人的癌症发病率是多少,是不是跟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?我从未中过大奖,为什么偏偏得了癌症呢?整整一夜没合眼,我在脑子里问了十万个为什么。

天亮时分,我迷糊了一会儿,梦见自己被两个小鬼拖进了阴曹地府,阎王问我:“你知罪吗?”

我说:“我从没做过伤天害理之事,何罪之有?”

阎王说:“你猥猥琐琐庸庸碌碌窝窝囊囊空负了上天给你的一身好皮囊,还敢狡辩无罪?”

我说:“我秃顶凹面,身材五短,算不得好皮囊。”

阎王一拍惊堂木便把我惊醒了,醒来时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,原来是楼上装修的冲击钻发出的声音。他妈的!老子都得了绝症了,还不让我消消停停地过几天,你们不让我好好活着,我也不让你们好过!我他妈的跟你们拼了!我穿着一身睡衣便冲出了家门。可能一夜未睡的缘故,一出家门我就发现眼前的景物都是灰色的,包括走廊里的光线,也许……是癌细胞转移到了眼睛。

二度进门,装修的工人们一看是我,都报以轻蔑的